

吴祖光选集



这些文章除去应人之请而写大都是外界给我的刺激，感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作。然而这一类文章常会给我招来祸患，甚至成为灾难。

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里，编剧是我主要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又是话剧的写作。但由于命运的作弄，使我

从六十年代开始，奉「上级指示」写起戏曲本来。

我从来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不当受外力的安排，但是由于我自幼迷恋京剧，这个上级的指示却和个人的兴趣连结起来了。

今天回想当年，在校学习期间我从不刻苦钻研，很不用功，至今自觉浮浅，而年近八十，远逾古稀阶段，后悔嫌迟，无法补救了。那末，我将凭着什么条件，进行今后的继续写作呢？只有一项，就是一片赤诚。在这方面我将作到毫无愧色。

吴祖光选集



话 剧

河北人民出版社

吴祖光选集
(全六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22.875印张 2,62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10.00元

ISBN 7-202-01810-1/I·417



作者近照(1995年3月)

1917年8月诞生百日时与母亲
周琴绮夫人。



1917年8月诞生百日时在北京
与父亲吴景洲、姐姐吴珊。



1942年在重庆和父亲，
是年创作《风雪夜归人》。



1947 年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
作电影导演时留影。



1952 年与陈毅同去北京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先生。
左起：陈毅、齐白石、吴祖光、新风霞。



1947 年在香港九龙界限街。左起：岳枫、吴祖光、李丽华、陈娟娟、朱旭华。



与画家丁聪(左)、张光宇(右)，1947 年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

出版说明

吴祖光先生是中国著名戏剧作家。他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代表作有《风雪夜归人》、《捉鬼传》、《三打陶三春》、《闯江湖》等。本选集收入作者五十余年来创作之精华。其中话剧九种，戏曲十一种，电影、电视剧八种，以及散文、随笔、人物札记共六卷。前四卷为剧本，后两卷是散文、随笔、人物札记。所有作品基本上按年代先后秩序排列，其中《写剧生涯》排在第四卷之末，作为作者戏剧创作的一个总结。

序

河北人民出版社要为我出一部全集，我想，尽管我已经有了七十八岁的高龄，但毕竟还未走到生命的终结，前面不知还有多少急流险滩或小道、大道在等待着我。至少看样子还不到作总结的时候，还是出版一个选集要实际些。

我是从1937年二十岁时编写当代第一个抗日战争题材的多幕话剧剧本《凤凰城》进入文学创作的行列的。由于年轻幼稚，自然水平不高。然而这个戏在很短时间便被推上舞台，并迅速在全国前线后方以至港、澳及东南亚上演；从而鼓励了我在以后的十年，每年都有话剧剧本问世。《凤凰城》于1938年由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以后，从1944年开始，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吴祖光戏剧集》，包括七个剧本：《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诗剧）》、《少年游》、《林冲夜奔》、《捉鬼传》、《嫦娥奔月》。《牛郎织女》话剧本则是在1946年由上海的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

借此编纂的机会，我得以搜索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踪迹，不尽完全的作了个写过剧本的统计：

话剧剧本十六个：除上述八个剧本和一个诗剧本之外，还有：《画角春声》、《胜利号》、《卫星城》、《回春曲》、《咫尺天涯》、《闯江湖》。独幕剧两个《孩子军》、《女标兵》。小歌剧

一个：《除四害》。歌剧一个：《蔡文姬》。电影剧本八个：《国魂》、《公子落难》、《风雪夜归人》、《莫负青春》、《春风秋雨》、《红旗歌》、《花为媒》、《青铜剑》、《闯江湖》。评剧本《牛郎织女》。京剧本十二个：《荒山泪》、《夜闯完达山》、《武则天》、《凤求凰》、《三关宴》、《踏遍青山》、《桃花洲》、《三打陶三春》、《战斗的南方》、《逼上梁山》、《绳伎红娘子》及电视剧《亲人》。总计 41 个剧本。其中有小部分是根据小说、传说改编的，《胜利号》是四个人联合创作的，绝大部分都是发表过、出版过和上演过的。惟有《卫星城》和《回春曲》两个话剧是 1958 年到北大荒流放时和剧作家王正合编的。应该说，这两个剧本是我们这两个“右派”在北大荒的艰难岁月里，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淬励奋发，力争上游，充满生活情趣与泥土气息，寓有地方特点的剧作。然而由于时迁岁改，人天变幻，这两个剧本既没有发表，也不会出版，更谈不到在舞台上演出了。

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里，编剧是我主要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又是话剧的写作。但由于命运的作弄，使我从六十年代开始，牵了“上级指示”写起戏曲剧本来。我从来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不应当受外力的安排；但是由于我对传统戏曲的爱好，尤其是自幼迷恋京剧，这个上级的指示却和个人的兴趣连结起来了。而这两个剧种的区别却首先表现在篇幅和字数方面，一般两个至三个戏曲本的字数只等于一个话剧剧本的字数。这也说明了我们传统的戏曲和西方引进来的话剧在表现方法上有何等的差别，这其实就是写意和写实的差别。以少胜多，以寡胜众，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戏曲最可贵、最值得夸耀的特点。当时我就想过，更

多地向伟大祖国传统戏曲艺术学习是我今后再写话剧或电影剧本时的努力方向。

散文和杂文的区别我至今说不清楚。这种小文章我在学写剧之前就开始了。回想起青年时代，我以为不该忘记我出身的母校，就是旧时北京的孔德学校。“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Auguste Comte 的译名。我从五岁起就进入孔德学校的幼稚园，在这个十年制的学校里学习了十二年之久。回忆这个学校，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无限孺慕之情。据我知道，这个学校是当时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思想传统的北京大学的实验学校，中国近代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伟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是孔德学校的校长。和当时许多中小学校相比，孔德学校具有特别浓烈的自由民主的气氛。我认为我对于自由的向往，是在我可爱的母校形成的；而对于有社会学之祖称号的孔德先生的实证主义哲学，我的母校却一堂课也没有向学生们讲述和传授过。

孔德学校在当时的北京实际上是知识界的子弟学校。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小学，却有许多当年声名显赫的学者、大师来校兼课，譬如鲁迅、钱玄同、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郑振铎、齐如山、马幼渔等。这些文坛巨匠经常出入于我们的学校，他们的子弟亦大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们学校出版的一本月刊《孔德校刊》纸张、印刷都很精美，发表的虽然都是中小学生的文章习作，却是受到社会重视的刊物。我的课堂作业的小文最早也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我的先后两位级任老师杨晦和冯至先生都是引导我走上写作之门的引路人，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只是冯至先生竟在那场荒唐的反右派运动中，一再写文章“批判”我，给我留下难以消除的惆

帐之情，真是出乎意料。今天回想当年，在校学习期间我不刻苦钻研，很不用功，至今自觉浮浅。而年近八十，远逾古稀阶段，后悔嫌迟，无法补救了。那末，我将凭着什么条件来进行今后的继续写作呢？只有一项，就是一片赤诚、杜绝虚假。在这方面我将作到毫无愧色。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后台朋友》是我的第一个散文集。由于在这前后我做过两年的晚报副刊编辑，不免零星写过一些短文章，但大部没有留下，事隔数十年，都忘记了，却在八十年代初，一位年轻朋友来访，送来为我收集的一些散佚稿件，而我现在竟连这位忠实可爱的朋友名字也不记得了。四十年代后期，我被迫从上海出走香港，做了两年电影编导。新中国成立后，我赶回北京又听“组织安排”做了八年电影导演。但还是零星写了一些短文，这些文章除去应人之请而写，大都是外界给我的刺激，感觉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作。然而这一类文章常会为我招来祸患，甚至成为灾难。譬如1957年那场飞来横祸之中，便有不少文章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炮弹，是比“鹤顶红”还毒的“大毒草”。当然，大毒草之为毒也尚远不止此；我之为罪，罪及妻孥，我的全家为此付出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痛极身心的沉痛代价。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此后有几家出版社都通知我，要出版我的文章和有关戏剧方面的文集。收集这些零散发表的文章十分困难，然而就在我充军北大荒三年回到北京之后，不止一个老朋友送给我《右派分子吴祖光言论汇编》的专书，是为反右当时组织巨大力量进行对我批判在内部编辑印发的。除刊印了十几篇当代著名作家的批判专文之外，还附录了一份“吴祖光在全国解放后所

写文章的目录”。在这不足八年的时间里，目录中的文章约达百篇之多，看来亦不会没有遗漏。写了这么多，我自己也觉难以想像。我想，这却是个意外收获，假如只凭我个人的力量是绝不会做到的。

我的文章实际是杂乱无章，这和我的兴趣太广，幼稚好奇，而且爱管闲事有关。选集的标准并不完全是从质量上来考虑的，因此有的篇章虽然水平不高也收进来了。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远在十三年前，即1982年，我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来信通知，要我自己编一本我的著作选集。据我所知，接到通知的大约共有十几位作家：老舍、巴金、萧乾、沙汀、艾芜、冰心……大都是比我年长的前辈，和这些长者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总是幼稚了些，因此兴趣不大，信心不足。后来我傻里傻气地写过一封信问出版社：决定我出这本选集是不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很早我就收到回信，答复是非常肯定的。责任编辑蒋牧丛先生还几次来我家催过我。

我自己却始终情绪不高，表现为拖拖拉拉。时间不觉过了三年，这套丛书都快出齐了。看来那些可尊敬的前辈、老朋友们都是生气勃勃，当仁不让，不像我这样的精神状态。直到蒋牧丛先生又来催促，并且有一对夫妻编辑家亦来帮忙，加上前面说到的一些朋友的热心收集佚失的文字，至1985年末编了一个三卷的选集。

编好选集，算是了我一桩心事。但是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全部稿件寄去四川以后，过了一年也没有出版的消息，我想是由于自己的违约，丛书已经出齐，事情当已结束，不宜再给人家增加负担。于是我写信给四川人民出版社，要求他们退回稿件，决定不出了。经我催请了两次，终于收回了三

卷的稿件，蒋牧丛先生反而再三向我道歉。说他正在做出版的努力。但真正该道歉的是我。事情一下子又过去了十年。

现在这个六本的选集是在原来的三卷基础上重新编辑的。这十年里我没有什么新剧本的创作，但是生活本身就像戏剧一般，我的一生充满了坑、坎、坡、洼，离奇古怪的事经过了不知有多少。在别人身上很平常的经历到了我这里便成了怪事奇谈，就有了故事性，亦就成了戏剧性。有许多文章就是这么产生的，甚至有的成为此时此地不便发表的，当然就进不了这个选集了。但总的说来我写的一些杂乱文章对我说来都是被动的，假如以战斗作譬，则我永远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像我的两句五言诗：“一生争被动，万事欠东风。”

这部选集有两个最大的遗漏：一个是从五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提出要我写一个关于新风霞生平的电视系列剧。新风霞一生经历充满传奇性，真值得一写。但是写自己的妻子却的确少见，我先是拒绝了，然而当问到：“你不写，叫谁写？”我却回答不了，最后我同意写了，但是只同意写到她同我相识以前为止。因为再写下去便是我自己写自己了，那就请别人去写吧。于是中央电视台与我达成了写《新风霞电视系列剧》的协议。然而我再也没有想到我在生活中受到的干扰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要参加的活动这么多，发生的意外事件这么多，离家外出这么多，包括出国远行……而我又从不拒绝朋友的来访，加上现在写作的速度减慢了，大不能比少年时。五年时间过去了。我只写完了九集，还差两集到三集结束。这个剧本是先在台北的《中央日报》连载的，然后再是与北京的《新剧本》同时发表。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约稿人

早已与我断了联系，我想她早该生我的气了。其间哈尔滨、河北省……几家电视台都来联系过，后来都等不及而撤退了。我现在决心在这两个月内把剧本写完，不再拖了。但是这个选集里却收不进去了。

另一个遗漏是我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啼笑皆非，百感交集，却不能写文宣泄。于是采取了以我们民族传统的旧体诗来寄托满怀情绪。虽然在这一文体上我从来缺欠功力，但在这十年中的七年干校——静海、独流河、团泊洼的离奇古怪生活经历中竟写了一本诗集，因为那个特殊时地，不能公之于众，写完就塞在枕头底下。一场“大革命”结束，约得诗百首。“文革”结束后，于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枕下诗》。在这部选集里，本应当把这本诗集一并收入，但我想再给重新选一下，稍作增补，而现在也来不及了。而且我听到一个情况，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王东满先生为出版此书竟致受过批评，我就不得不应该格外慎重对待这本小小的诗集。

我的学生贺黎女士在十多年前就为这部选集花费了很多精力，这次又为此操劳，在这里表示感谢。

吴祖光

1995.4.19日

目 录

凤凰城.....	(1)
正气歌.....	(96)
风雪夜归人.....	(230)
牛郎织女.....	(375)
少年游.....	(488)

凤 凰 城

凤 凰 城 本 事

民国 20 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以后，东北四省沦为异域，大好河山，日蹙千里。凡我国人莫不义愤填膺，誓复国土。11 月马占山将军首揭义旗，嫩江一战，中国抗日义勇军之基础于兹奠定，豪杰志士，接踵而起，驰驱于冰天雪地中，执戈杀敌，收复失地，蹈死而无悔者，不可胜数：苗可秀将军即其一也。

苗可秀，辽宁本溪县人，出身业农。胆大心细，智圆行方，幼即笃学。肄业于东北大学时，品学兼优，有模范青年之誉。东北沦陷后，父兄惨遭杀戮，苗目击心伤，愤不欲生，乃集合热血青年与敌作殊死战。刻苦奋斗转战经年卒以人少势孤，壮志未酬。遂偕其妻弟息隐于故都西山碧云寺下某别墅，养精蓄锐，揣研战略，徐图再举。

22 年秋，苗好友赵同，衔义勇军第二十路军邓铁梅军长之命来访，请再度出关参战。苗欣然应命，临行托其新婚妻夏琬冰，弟苗可英及未足六月之胎儿于其师王先生，慷慨陈词，而请训诲。时正中元节前一日，唯以阴霾满天，夜黑如漆，令人益增愁绪。苗妻一腔哀怨，百转柔肠殆难自胜，忽